

◇ 亲情物语

红苕香里忆父爱

○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马英

那天去菜市场,徘徊良久,我不知道该买什么。满目嫣红滴翠,却提不起胃口。男摊主绽开一脸的微笑“孩子,看看爱吃这个不?刚上市的,很甜……”递递过一个椭圆形红苕(薯)。

我仔细打量眼前的一堆红苕,虽然不是本地产的,但是它的“相貌”体面。时间如流,岁月如沙。一转眼,又到了本地种植苕的季节。思绪又回到从前,我又开始打捞起父爱。

小时候,每到入冬,父亲都会特意买些红苕,每逢春节回家就会挑几袋苕做的果子回黄冈老家,我们称之为“苕果”。七十年代初,那时候物资匮乏。整个村子的人都喜欢吃父亲做的果子,父亲每次都给村里的每家每户分享山的那一边产的苕果子。叔叔阿姨拿回去有煮稀饭吃的,有的拿回去炒着吃。在大别山深处长大的我也曾想,为何父亲每年不畏辛劳,把苕从千里迢迢的地方带回来分享给大家。我没有读懂父亲,暗底下我笑父亲迂……

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,分配到大冶有色赤马山矿工作。母亲务农,父亲遇上农忙、“双抢”和春节期间回黄冈老家。左邻右舍的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在我家门口聚集“开会”。母亲和父亲总会拿着花生、苕果招待大家,当大家夸奖父亲做苕果好吃时,善良淳朴的父亲会自豪地说:“黄石因矿闻名天下,作为青铜故里的大冶有色矿山之一

的赤马山矿,那里的矿产资源不但丰富,矿石含金、银、铜、铁……而且那里的土质种的苕不一般,蒸熟后的苕就像鸡蛋黄样,又甜又好吃,特别受青睐。”大家一边吃果子,一边聚精会神听父亲讲矿山的故事,讲山那一边有着美丽的世界。

每逢工作之余,父亲特别细心,选个好晴天,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做苕果。他们将买来的苕洗刷干净,刨皮蒸熟后,用菜刀切成均匀的片状直至晒干。父亲和叔叔们还做出花样,将蒸熟的红苕添加黑芝麻,同晒干的橘子皮碎片一起揉捏后,用擀面棍擀,擀成一个个薄薄的圆饼。等到晒成半干后,再用剪刀剪成条形状的小片。不管炒着吃还是用油炸着吃,别有一番风味。冬天里,我们一群人围坐在火盆旁,吃着又脆又香的果子,听父亲绘声绘色讲工友们井下作业的场景。

全村人聚集在家门口谈大山之外的故事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还有叔叔经常逼我们说:“你爸爸带苕回来没?‘真苕’,带那么多苕回来。”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深深印刻下父亲和苕的故事。只要有人捎口信回说:父亲近期会回来。我们姐弟三人就会站在村头张望,甚至一路小跑到路上去迎接父亲。那时候交通不便利,回趟老家要转几次车,下车后,还要挑着重担步行一小时左右才能到家。那天,我们看见父亲撑着一把雨伞,穿了一套灰色的工作服,肩上挑了两大

袋东西,任由风吹雨打,蹒跚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。父亲见到了我们,只见他欣喜地加快了步伐,父亲慢慢探下身,仔细打量我们,眼眸里充满了爱和期待。

父爱和母爱截然不同,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,父亲扮演着严父的角色。在雨里撑起一柄伞,铿锵在山路十八弯的曲径里,那年那月雨中的那一天,定格了父亲最亲切而清晰形象。那份爱如山一般的厚重,又如水一般的柔软。他的爱藏在苕里,把每一份真情都融入生活中,藏在每个生活的细节里。父爱像流水般慢慢地流经我们的心里。非典那年,父亲因突发脑出血去世。红苕香里的父爱都成了记忆。我很多年没吃上父亲做的苕果子和从赤马山矿带回的红苕。偶尔父亲挑着几大袋子果子的情景会进入我的梦里。我们在村头四下张望,醒来的时候就会摸到一脸的泪水。

原以为在这里,不会吃到红苕,那天却在菜场上遇见,有种遇故般的感觉。卖红苕的大叔年纪同父亲相当,见我驻足在摊前好久说:“买吧!这是粗粮,要多吃点,没有施化肥没有喷农药,你拿回去换着花样吃……”恍惚间,耳边响起父亲说过的话:吃完百病不侵。我把大叔剩余的苕都买了。我想在我家的餐桌上,总有红苕的影子,像童年一样,我百吃不厌,细细品尝红苕香里藏的父爱。

【职工摄影】 梦景 公司总部 张国平



父亲的『草原』和羊

○ 冶炼厂 肖爱梅

6月1日开始,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的30万头牲畜开始转场至夏季牧场。绿草如茵的草原上,白色的羊群似流动的云,去赶赴大自然的慷慨馈赠,让人看到生命蓬勃的力量和感动。

父亲,也有十来只羊,一座小山包。混凝土筑起的“村村通”山路,非常平坦。沿着它顺畅地上坡,父亲的羊圈就到了。

羊圈的墙用一分为二的半边竹筒搭建而成,四面通风。圈底用小的竹片排列,留一点缝隙,离地尺余,以便一粒粒热气腾腾的羊粪滚落地面便于清扫。每只羊戴一个古铜色的铃铛,用安静的眼神看着我。铃铛的声音一串一串的,带着金属冰凉清脆的质感,飘到我的耳朵里,风很大。我一时恍惚如行走过千年的丝绸之路,沙漠驼铃的声音悠远苍凉地飘荡。羊粪浓郁的气味随风四散,一下了把我从古老的大漠落日西风驼铃拉回。有一只羊已经翘了几寸的胡子出来。山羊有胡子,以适应山地丘陵灌木丛的采食环境,而绵羊的嘴唇薄而灵活,适合啃食短草。自然的进化如此神奇。一只羊被拴在一棵树桩上,不服气地望着羊圈。父亲说这只羊爱打架。这些羊,父亲

从邻村零零散散购得。它们也有帮派派第之争,起初关在一起时,结识的方式就是打架,打得不可开交,打着打着就打出一片祥和,跟江湖上的不打不相识如出一辙。随拴在树桩上的羊一起来的还有一只母羊跟它的两个孩子,这是第三个加入的羊家庭。那三只一天一夜没有回家的羊,得费一番功夫去找。

去哪儿找呀!我环顾四周,漫山遍野的白茅花开得以为全天下都是它们的,又仿佛有无数的小白狐在风里回眸凝望。那一片的白花恍若淡淡地笑着,似当年烽火台上覆似的笑容,淡然却倾国倾城。一些地头,细细的竹竿上挑着细长的彩带,似飘荡的幡,在灿烂的阳光下,起起伏伏如一片永不消失的闪电。戴草帽扬长鞭的稻草人已经消失很多年,麻雀们一定仔细研究过这新的对手。我在研究父亲该怎么去找羊。一天一夜没有回家的羊妈妈和羊孩子,肯定是玩疯了。饿肚子事情自是不会发生。可是,谁能保证没有狼呢!父亲有着隐隐的担忧。以前,也有过羊一夜未归的事情,不知道是它们玩得不想入圈还是在深深的美食世界里迷失,但也就是一个黑夜的事情。这次,却时间过长!

还是要再等一晚。父亲似乎没有时间找羊了。父亲的亲家我妹妹的婆婆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,这天是在家的最后一晚,父亲要去祭拜。父亲这一生,似乎对妹妹心有亏欠,亏欠没有给她读很多书,没有给她一个好的工作。她是父亲的一只乖顺的羊。在伯母的灵前,父亲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。父亲,已是风中之烛了,只是这火焰,还挣扎得有力量,在数次起跪之间,动作完成得一丝不苟,沉稳有力,一气呵成。而我跟着父亲做这些的时候,却像被双脚手法操控的提线木偶,身形零乱跟跑。

第二天,父亲一大早催我们早起去妹妹家,他去找羊。我中午从妹妹家回来,也帮父亲去找羊。羊圈四周没有看到父亲,小黑狗不声不响地拴在棚底下,不时用鼻子嗅嗅地上的草,又抬头张望一番。莽莽苍苍的群山,绿色深重的绵绵原野,父亲和羊在哪儿呢?我也一路寻去。沿着两个月前曾经走过的路去找,走着,走到无路可走。两个月不到的时间,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已然没有路的模样了,野草霸占了它的所有。如果用上一把柴刀,随手就可以砍一担柴。这

在我的少年里是砍一担柴最幸福的事情,不用走远路。现在,几乎不需要砍柴了,对于荒芜的野草,只需季节和火。

我实在找不了羊,怕是要把自己找丢了。一路抖抖索索,从曲曲折折的小路上把自己探寻了出来。村口池塘边的枇杷树上,黄的一片。枇杷,似乎总是风景一样的存在,年年知为谁生?树下,几个妇人在聊天。池塘里,一个妇人和男子在水里摸蚌壳,篮里快满了。妇人在水里一边摸蚌壳,一边骂着岸上的男子,大意是这样好的季节闲着还不去做事是糟蹋了季节和日月!蚌壳肉捣碎用来喂鸭。难怪父亲说土地好。土地上生长一切的吃喝和希望,土地在什么时候都是生命的出路。“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”,父亲深谙此道,尽管他从来不知道荀子是谁,更不知道《荀子·天论》为何道理。他一辈子没有放弃过土地。

午饭过点了,找羊的父亲和哥哥才陆续回家。羊并不是他们两个找到的,而是我那哑巴叔。奇怪的事情呢,羊戴着铃铛的!循着声找,总要容易一些的。可是,羊居然是调皮而狡猾的,听到人的动静时,它们居然不动也不声张,就是铃铛,也不让发出声响来,真是成

精了。四处杂草丛生无探脚之处,要存心藏起来真是太不容易找到。发现羊的藏身之地的居然是耳朵听不见的哑叔,是因为都不能说话所以心有灵犀吧!小黑狗悄无声息地走过来舔被嫂子随手放在地上的油锅,父亲拍了一下它的小脑袋呵斥,小黑狗拼命地汪汪直叫,满是委屈的样子。我责怪父亲不该动了手,小狗闻到香味了当然会情不自禁,误以为是为给的馈赠。父亲突然养了一只狗,可能是想让它将来能担上帮他牧羊的重任。满身疲惫的父亲,一边吃着饭,一边似乎眼睛就打不开想要睡觉的样子。父亲被一群不听话又狡猾的羊折腾得疲惫。不知道那些羊什么时候能成相亲相爱的一家。负气出走的羊,总是让父亲不省心。只是,他还想买羊,少不得有新的打斗和出走,少不得再一次漫山遍野深一脚浅一脚的找寻和无尽的忧心。

春华秋实的大自然,让人类栽瓜种豆、饮马牧羊,让人类生生不息地劳作和繁衍。一切大自然的馈赠,在辽阔厚土之上洞开人类生活的大门。

◇ 生活点滴

◇ 铜都诗抄

满庭芳·幸福铜花

○ 退休职工 柯昌义

幸福铜花,春色满园,锦绣江山如画。绿色社区,和谐你我他。团结文明诚信,讲道德,安宁优雅。献爱心,互助友善,深情感芳华。

《共筑中国梦》,岁月生辉,厉兵秣马。勤俭敬业孝老映彩霞。弘扬时代精神,正能量,厚积薄发。共“双创”,荷红萍绿,欣怡我的家。